又到了令人焦躁的夏天，在镰仓度过的无数个夏天里，哪怕晚上呆在房间里，也会汗流浃背，更别提每天还要进行训练了。

幸好今天晚上有花火大会，兄弟俩可以忙里偷闲去看看。为了这次的活动，他们特地定制了浴衣。

快递送到的时候，冴立马打开包裹仔细检查了，是两件男士浴衣没错。毕竟送错浴衣的事情发生一次也就够了，自己可不想再穿第二次女士浴衣。凛正坐在床上边吃冰棍边看电视节目，冴就先拿浴衣去浴室换了。

“凛。”冴轻轻叫了一声，许是穿浴衣需要帮忙，凛赶紧去了浴室。

冴转过身来，弟弟就看得怔住了。

那人穿了一身黑色的和服，带着夏日必不可少的金鱼花纹，那只金鱼就像丽莎一样。头发他自己简单做了点造型，好看的眼睛如绿松石一般，纯粹的不带半点杂质。因为穿得急，领子松松垮垮的，露出大片洁白的胸口。

冴被盯着看的有些不好意思，难得穿这种类型的衣服，等待被评价的心忐忑不安起来，害羞地扭过头去，问：“好看么？”

“好看。”在美貌面前，任何艺术家都会词穷，更别提运动员了。

还没缓过神来，凛拿着冰棍的那只手突然被哥哥舔了一下。

冴指了指冰棍：“要化了哦，它”。

凛咽了一下口水，可是这种场景谁还会管冰棍呢？

凛把吃了一半的冰棍扔在洗手台上，冲着冴的嘴唇就啃了上去。两人在浴室唇齿纠缠了好久，冴一个重心不稳，可能是家里阿姨刚擦过的地板太滑了，两人抱着一起摔到了浴缸里。

身体撞上了浴缸，凛顾不上疼，拽了冴没系好的腰带，直接上去舔冴白衬衫领子中微微露出的喉结，感叹道：“哥哥太好看了。”舔了喉结还不够，把衬衫领子扒下来几颗，凛在锁骨和颈窝中流连忘返了一番。品尝完脖子的美味，又捧着冴的头亲他粉嫩的嘴唇。嘴里还有两人吃的冰棒的味道，甜甜的。凛今天特地挑的桃子味，是哥哥头发的颜色。

冴发现事情的走向开始失控，微微皱眉，挣了挣，挣不开：“你别在这儿发情啊。”

凛本来也没想在浴缸里来一发的，结果两人这一亲，最近忙着训练和比赛根本没能好好放纵一下，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起了反应。

冴又推了一下，“你再这样晚上别跟我一起睡。”

反正小时候经常被哥哥当成热量源丢下床，对于晚上醒来出现在家里的地板上这件事凛已经得心应手，根本没在怕的。所以凛丝毫没有把哥哥说的话当回事，双手继续探索哥哥的身体。

被修长的手隔着浴衣抚摸上性器的那一刹那，冴仅存的最后一根理智也断了线，认命地想，他真是完全无法拒绝自己弟弟呢。

细细密密的吻从额头落下，凛抱着怀里的人，双手去解恼人的腰带，成功抽出来扔到浴缸外之后，扶着冴从身上起来。没有了腰带，浴衣松松垮垮地掉下来，挂在小腿上，被凛轻轻一扯便脱了下来。冴双腿微微弯曲，半跪在凛的腿两侧，大腿内侧能够微微蹭到凛的腿。

凛也坐起身来，左手迅速地把自己的皮带解开，掏出挺立的性器，右手摸着冴的脸颊，顺着眼角，睫毛，鼻翼，嘴唇，下巴，喉结，每个部位都一一吻下去，然后在冴的后颈烙下属于凛的印记。

解开那人的浴衣外套，顺手扔在地上，凛把花洒拧开，温热的水流把在浴缸里的两人浇了个遍。

凛执起冴的手，一根根手指舔过。冴被舔的痒，“别舔了，快干正经的。”

冴上身只留了一件白色的内衬，被水一浇，眼睛薄薄的蒙上一层水雾，衬着脸上不知是因为温度高还是因为害羞而染上的微红。白色的内衬几近透明，里面匀称又白皙的肌肤隐隐可见，反而更加诱人。

凛被挑拨的情动，声音都随着身体变得急促又炽热，下意识的喊那人的名字。长臂从洗手台上抹了些化掉的冰棍，手指探上冴身后微微张开的穴口，试探着尝试进入。

冴身体中突然有异物进入，身体霎时间紧绷起来。凛感受到冴的不适，抚摸着怀中人的背脊，隔着衬衫吻上冴胸前的红蕊，轻轻咬了一口，进而含住那颗红蕊。

凛缠绵地吻着冴的红蕊，凛手又抹了点冰棍水，膝盖微微向上顶，使得那人双腿分的更开。

第一根手指慢慢进入，在里面打着圈开拓紧密的甬道，接着又深入第二根，两只手指在里面旋转深入。冴被弄得又痛又痒，浑身酥酥麻麻的，性器精神的抬着头，顶端一点一点的往外吐出白色的液体。

待到穴口开拓的差不多了，凛盘腿坐好，手伸进冴浸湿的内衬下摆，扶着对方滑腻如玉的腰肢，将他半抱起来，让他的双腿交叉，攀在自己的腰际，靠过头在他耳边吹气：“我进去了。”

“唔。”冴仰起脖颈，发出了低低的呻吟。

两人全身的衣服都已经被花洒淋湿，浴缸里也积了不少水。

最初的撕裂痛楚过后，凛扶着身上人的腰际有节奏地律动起来，酥麻的感觉随着两人的交合渐渐地遍布全身。浴室里氤氲着温热的水汽，细细麻麻的包裹进浴缸里的两个人。冴的神志只剩下一片混沌，伸出手臂下意识地搂住凛的脖颈，在上面留下一道道浅浅的痕迹。

混沌与清明之中听到耳边传来弟弟低沉又富有磁性的嗓音：“浴衣真适合你。”

冴被顶的舒服，只是发出了轻轻的呜咽声，主动把手臂收得更紧，嘴唇主动贴上去撬开凛的牙关去回应他的话，两人的唇舌缠绵地连接在一起，身体的结合也更加的紧密。

一时间浴室里只有水流冲刷的声音，和浴缸里两人交合发出的渍渍的水声。浴缸里的水已经盛满，温软的水流随着两人在浴缸里的动作缓缓流出浴缸外，一点一点浸湿了大理石地面上两人褪下的衣服。

凛温暖而有力的手抚摸上冴挺立的性器，随着身体运动的节奏撸动了几下，冴夹紧攀着凛腰际的双腿，闷哼了一声，将液体尽数射在了凛的手里。

因为刺激穴口夹得更紧，紧紧绞着凛的分身，凛又奋力的冲撞了几下怀中人的敏感点，引得怀中人舒服的呻吟，便用液体填满了肠道里的褶皱。

一番翻云覆雨过后，冴搂着凛的脖颈，头靠在对方健壮又紧实的臂膀里，喘息了一会抚平躁动的心跳。接着扶着凛的肩膀慢慢站起来，双腿还因为酥软而微微发抖，顺着浴缸边缓缓爬出去，声音也还带着一丝迷情的滋味：“这下好了，晚上我穿什么啊。”

冴的头发全湿了，令人着迷的粉色头发软趴趴地贴在额头，内衬凌乱地贴在肌肤上，布满了各种情爱的痕迹。在体内的精液顺着光滑又白皙的大腿根部缓缓流下了，那人却不自知，背对着凛，弯腰去捡地上凌乱的衣衫，旖旎的景色更随着动作使得身后的人一览无遗。

凛看的失了神，爬出浴缸从身后抱住冴，忍不住又去啃冴的后颈，回答道：“不穿最好看。”

冴一脸嫌弃地拍开了挂在身上的人：“浴缸里硌死人了，回床上去搞。”

最后只能借糸师太太的和服穿了（笑）

小时候送错衣服，被逼着穿女士浴衣也就算了，没想到长大了浴衣没送错，还是要穿女士浴衣，那都是凛的错，冴愤愤不平地想。

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的时候，凛牵住哥哥的手，凑近他耳边说，“明年也要一起来看哦！”

凛翻了个白眼，“但是在浴缸中来一发这个环节就不必了。”

但还是在黑暗之中悄悄捏紧了弟弟的手。